

鲁迅先生序跋的著作选辑

二
月

柔石 著
上海书店



月 二

說小篇長

作 石 柔

序 迅 魯

面封作慶元陶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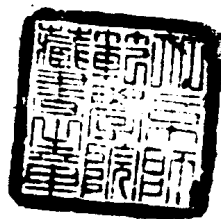


21046711

行印局書潮春海上

九 二 九 一

1046711



小引

衝鋒的戰士，天真的孤兒，年青的寡婦，熱情的女人，各有主義的新式公子們，死氣沈沈而交頭接耳的舊社會，倒也並非如蜘蛛張網，專一在待飛翔的游人，但在尋求安靜的青年的眼中，却化爲不安的大苦痛，這大苦痛，便是社會的可憐的椒鹽，和戰士孤兒等輩一同，給無聊的社會一些味道，使他們無聊地持續下去。

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岡上者和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於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溼，狼狽起來。這從上述的兩類人們看來，是都覺得詫異的。但我們書中的青年蕭君，便正落在這境遇裏。他極想有爲，懷着熱愛，而有所顧惜，過於矜持，終於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

得。他其實並不能成爲一小齒輪，跟着大齒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還堅硬，沒有變成潤澤齒輪的油。

但是，瞿曇（釋迦牟尼）從夜半醒來，目觀宮女們醺醺之醜，於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爲是醉飽後的嘔吐。那麼，蕭君的決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雖然我還無從明白其前因，是由於氣質的本然，還是戰後的暫時的勞頓。

我從作者用了工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便寫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讀者，所得必當更多於我，而且由讀時所生的詫異或同感，照見自己的姿態的罷？那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魯迅記於上海。

二
月

是陰歷二月初，立春剛過了不久，而天氣却奇異地熱，幾乎熱的和初夏一樣。在芙蓉鎮的一所中學校底會客室內，坐着三位青年教師，靜寂地各人看着各人自己手內底報紙。他們有時用手拭一拭額上的汗珠，有時眼睛向門外瞟一眼，好像等待什麼人似的，可是他們沒有說一句話。這樣過去半點鐘，其中臉色和衣着最漂亮的一位，名叫錢正興，却放下報紙，站起，走向窗邊將向東的幾扇百頁窗一齊都打開。一邊，他稍稍有些惱怒的樣子，說道：

「天也忘記做天的職司了！爲什麼將五月的天氣現在就送到人間來呢？今天我已經換過兩次的衣服了：上午由羔皮換了一件灰鼠，下午由灰鼠換了這件青緞袍子，莫非還叫我脫掉赤膊不成麼？陶慕侃，你想，今年又要有變卦的災異了

——戰爭，荒歉，時疫，總有一件要發生呢？」

陶慕侃是坐在書架的旁邊，一位年約三十歲，臉孔圓黑微胖的人；就是這所中學的創辦人，現在的校長。他沒有向錢正興回話，只向他微笑的看一眼。而坐在他對面的一位，身軀結實而稍矮的人，却響應着粗的喉嚨，說道：

「呀，災害是年年不免的，在我們這個老大的國內！近三年來，有多少事：江浙大戰，甘肅地震，河南盜匪，山東水災，你們想？不過像我們這芙蓉鎮呢，總還算是世外桃源，過的太平日子。」

「要來的，要來的。」錢正興接着惱怒地說，「像這樣的天氣！」

前一位就站了起來，沒趣地向陶慕侃問，

「陶校長，你以為天時的不正，是社會不安的預兆麼？」

這位校長先生，又向門外望了一望，於是放下報紙，運用他老是穩健的心，笑迷迷地誠懇似的答道，

「那裏有這種的話呢！天氣的變化是自然底現象，而人間底災害，大半都是人類自己底多事造出來的；譬如戰爭……」

他沒有說完，又抬頭看一看天色，却轉了低沉的語氣說道：

「恐怕要響雷了，天氣有要下雷雨的樣子。」

這時掛在壁上的鐘，正鑼鑼的敲了三下。房內靜寂片刻，陶慕侃又說：

「已經三點鐘了，蕭先生爲什麼還不到呢？方謀，照時候計算應當到了。假如下雨，他是要淋的濕的。」

就在他對面的那位方謀，應道：

「應當來了，輪船到埠已經有兩點鐘的樣子。從埠到這裏總只有十餘里路。」

譚正興也向窗外望一望，餘怒未洩的說，

「誰保險他今天一定來的嗎？那裏此刻還不會到呢？他又不是小腳啊。」

「來的，」陶慕侃那麼微笑的隨口答，「他從來不失信。前天的掛號信，說是的的確確今天會到這里。而且囑我叫一位校役去接行李，我已叫阿榮去了。」

「那末，再等一下罷。」

錢正興有些不耐煩的小姐般的態度，回到他的原位子上坐着。

正這時，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學生，快樂地氣喘地跑進會客室裏來，通報的樣子，叫道：

「蕭先生來了，蕭先生來了，穿着學生裝的。」

於是他們就都站起來，表示異常的快樂，向門口一邊望着。隨後一兩分鐘，就見一位青年從校外走進來。他中等身材，臉色方正，稍稍憔悴青白的，兩眼瑩瑩有光，一副慈惠的微笑，在他兩頰浮動着。看他底頭髮就知道他是跑了很遠的旅路來的，既長，又有灰塵。穿着一套厚哩噉的藏青的學生裝，姿勢挺直。足下一雙黑色長統的皮鞋，跟着挑行李的阿榮，一步步向校門踏進。陶慕侃等立刻迎上門口，校長伸出手，兩人緊緊地握着。陶校長說：

『辛苦，辛苦，老友，難得你到敝地來，我們底孩子真是幸福不淺。』

新到的青年謙和地稍輕的答，

『我呼吸着美麗而自然底新清空氣了！鄉村真是可愛喲，我許久沒有見過這樣甜蜜的初春底天氣哩！』

陶校長又介紹了他們，個個點頭微笑一微笑，重又回到會客室內。陶慕侃一邊指揮挑行李的阿榮，一邊高聲說，

『我們足足有六年沒有見面，足足有六年了。老友，你却蒼老了不少呢！』
新來的青年坐在書架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同時環視了會客室——也就是這校的圖書并閱報室。一邊他回答那位忠誠的老友：

『是的，我恐怕和在師範學校時大不相同，你是還和當年一樣青春。』
方謀坐在旁邊插進說：

『此刻看來，蕭先生底年齡要比陶先生大了。蕭先生今年的貴庚呢？』

「廿七歲。」

「照陰曆算的麼？那和我同年的。」他非常高興的樣子。

而陶慕侃謙遜的曲了背，似快樂到全身發起抖來：

「勞苦的人容易老顏，可見我們沒有長進。錢先生，你以為對嗎？」

錢正興正呆坐着不知想什麼，經這一問，似受了刺戳一般的答，

「對的，大概對的。」

這時天漸暗下來，雲密集，實在有下雨的趨勢。

他名叫蕭潤秋，是一位無父母，無家庭的人。六年前和陶慕侃同在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當時他們兩人底感情非常好，是同在一間自修室內讀書，也同在一張桌子上喫飯的。可是畢業以後，因為志趣不同，就各人走上各人自己底路上了。蕭潤秋在這六年之中，風萍浪迹，跑遍中國底大部分的疆土。他到過滇

口。又到過廣州，近三年來都住在北京，因他喜歡看駱駝底昂然顧盼的姿勢，和冬天底尖厲的北方底怒號的風聲，所以在北京算住的最久。終因感覺到生活上的厭倦了，所以答應陶慕侃底聘請，回到浙江來。浙江本是他底故鄉，可是在他底故鄉內，他却沒有一椽房子，一片土地的。從小就死了父母，只孑然一身，跟着一位堂姊生活。後來堂姊又供給他讀書的費用，由小學而考入師範，不料在他師範學校臨畢業的一年，堂姊也死去了。他滿想對他底堂姊報一點恩，而他堂姊卻沒有看見他底畢業證書就瞑目長睡了。因此，他在人間更形孤獨，他底思想，態度，也更傾向於悲哀，淒涼了。知己的朋友也很少，因為陶慕侃還是和以前同樣地記着他，有時兩人也通通信。陶慕侃一半也佩服他對於學問的努力，所以趁着這學期學校的改組和擴充了，再三要求他到芙蓉鎮來幫忙。

當他將這座學校仔細地觀察了一下以後，他覺得很滿意。他心想——願意在這校內住二三年，如有更久的可能還願更久的做。醫生說他心臟衰弱，他自己有

時也感到對於都市生活有種種厭棄，只有看到孩子，這是人類純潔而天真的花，可以使他微笑的。況且這座學校的房子，雖然不大，却是新造的，半西式的；佈置，光線，都像一座學校。陶慕侃又將他底房間，位置在靠小花園的一邊。當時他打開窗，就望見梅花還在落瓣。他在房內走了兩圈，似乎他底過去，沒有一事使他望念的，他要在这裏新生着了，從此新生着了。因爲一星期的旅路的勞苦，他就向新床上睡下去。因爲他是常要將他自己底快樂反映到人類底不幸的心上去的，所以，這時，他的三點鐘前在船上所見的一幕，一件悲慘的故事底後影，在他腦內復現了：

小輪船從海市到芙蓉鎮，須時三點鐘，全在平靜的河內駛的。他坐在統艙的欄杆邊，眺望兩岸的衰草。他對面，却有一位青年婦人，身穿着青布夾衣，滿臉愁戚的。她很有大方的溫良的態度，可是從她底兩眼內，可以瞧出極烈的悲哀，如驟雨在夏午一般地落過了。她底膝前倚着一位約七歲的女孩，服秀頰紅，小口

子如櫻桃，非常可愛。手裏捻着兩隻橘子，正在玩弄，似橘子底紅色可以使她心醉。在婦人底懷內，抱着一個約兩周的小孩，嘔着乳。這也有一位老人，就向坐在她傍邊的一位老婦問，

「李先生到底怎麼哩？」

那位老婦悽慘地答，

「真的打死了！」

「真的打死了嗎？」

老人驚駭地重複問。老婦繼續答，她開始是無聊賴的，以後却起勁地說下去了：

「可憐真的打死了！什麼惠州一役打死的，打死在惠州底北門外。聽說惠州的城門，真似銅牆鐵壁一樣堅固。裏面又排着陣圖，李先生這邊的兵，打了半個月，一點也打不進去。以後李先生憤怒起來，可憐的孩子，真不懂事，他自討令

箭，要一個人去衝鋒。說他那時，一手捻着手提機關鎗，腰裏佩着一把鋼刀，藏着一顆炸彈；背上又背着一支短鎗，真像古代的猛將，說起來嚇死人！就趁半夜漆黑的時候，他去偷營。誰知城牆還沒有爬上去，那邊就是一礮，接着就是雨點似的排鎗。李先生立刻就從半城牆上跌下來，打死了！」老婦人擦一擦眼淚，繼續說，「從李先生這次偷營以後，惠州果然打進去了。城內的敵兵，見這邊有這樣忠勇的人，膽也嚇壞了，他們自己逃散了。不過李先生終究打死了！李先生的身體，他底朋友看見，打的和蜂窠一樣，千穿百孔，血肉模糊，那裏還有鼻頭眼睛，說起來怕死人！」她又氣和緩一些，說，「我們這次到上海去，也白跑了一趟。李先生底行李衣服都沒有了。他金一時也領不到。他們說上海還是一個姓孫的管的，他和守衛的人一笑的，都是李先生這邊的敵人。所以我們也沒處去多說，跑了兩三處守衛門的樣子地方，這地方是祕密的。他們告訴我，他金是有的，可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定有。我們白住在上海也費錢，只得回家。」稍停

一息，又說，「以後，可憐她們母子二人，不知怎樣過活！家裏一塊田地也沒有，屋後一方種菜的園地也在前年賣掉給李先生做盤費到廣東去。兩年來，他也沒有寄回家一個錢。現在竟連性命都送掉了！李先生本是個有志的人，人又非常好；可是總不得志，東跑西奔了幾年。於是當兵去，是騙了他底妻去的，對她是說到廣東考武官。誰知剛剛有些升上去，竟給一砲打死了！」

兩旁的人都聽得搖頭嘆息，嘈雜地說——像李先生這樣的青年死的如此慘，實在冤枉，實在可惜。但亦無可奈何！

這時，那位青年寡婦，止不住流出淚來。她不願她自己底悲傷的潤光給船內的衆眼瞧見，幾次轉過頭，提起她青夾衫底衣襟將淚拭了。老婦人說到末段的時候，她更低頭看着小孩底臉，似乎從小孩底白嫩的包含未來之隱光的臉上可以安慰一些她內心底酸痛和絕望。女孩仍是癡癡地，微笑的，一味玩着橘子底圓和紅色。一時她仰頭向她底母親，